

## 我和谢云分手十年后又见面了

5

都市情感

公里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大龄单身男青年砖头王老五在漫漫相亲路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极品女青年:有歇斯底里型的、有笑傲江湖型的、有稀里糊涂型的、有勤俭持家型的……

茫茫人海中,谁举着他爱的号码牌?芸芸众生中,谁是他的命中注定?

## [上期回顾]

我在巴黎见到了徐唱,她是个微微有点胖的女孩,脸圆圆的,短头发,笑的时候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线。见面的第二天,我们就在酒精和异国情调的作用下上了床。一觉醒来之后,徐唱的手机响了,是她男朋友打来的,催问结婚的事情。

我托盛斌辗转弄到谢云的电话。听到我的声音,谢云语气平淡,并没有预想的惊讶或者欣喜。我约她去翠微西里她家门口叫做红杉树的饭馆见面,那儿正是我们分手的地方。谢云挺痛快就答应了,顺便告诉我那家餐馆早改名了,现在叫河边人家。

在我们学校比较引人注目几个女生里,谢云是打扮最普通的一个,且不施粉黛。据说不少老生打过谢云主意均未果,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应该是她不在宿舍住,很少在校内停留,所以下手机会有限。了解到她唯一参加的课外集体活动是文学社,我便交了几篇诗作给社长,再加上请这厮喝了顿酒,于是得以顺利混迹其中,并抽冷子找到了中午和谢云在校门口小饭馆吃饭的机会,但是初次约会效果不佳。

第二次,也就是约在元旦晚会后操场见面的理由,是讨论我写的两首新诗。起初她百般推托,说自己进文学社是因为学校有要求,必须选一个社团,而自己得知文学社要求最松散才加入的,对诗歌其实根本没什么兴趣。直到我大失所望半天不说话了,她才勉强答应。

约会前几天,我绞尽脑汁设想约会谢云时该如何打动她,进而亲密接触,可思前想后毫无头绪。正巧斜上铺的哥们儿正处在追求德语系一女孩儿的高潮之中,始终没有可喜突破,于是全宿舍一帮光棍儿天天集思广益,研究怎样才能从肩并肩进步到手牵手,最后还是来串门儿的老生计谋颇多,在讨价还价说定一盒烟的报酬之后,面授机宜:“你约她到操场东大门门口,聊会几天,记住是门口啊,千万别奔里走,要是奔里边走到发令台台阶上就瞎了,对,一定站着聊!聊上个十分钟……人生事业理想爱情你随便啊,操,打岔我不说

了啊,聊什么还得我教……十分钟之后,估计都站累了,你就说去西院儿长椅坐着接着聊,咱们操场不正施工么?中间不是有个小土山么?要走操场通西院儿那小门不是得爬山么?你别绕图书馆去西院儿啊,你就先自己奔土山走,她得跟着你吧?然后你回身在前面拉着她上土山,这第一步的拉手工作就完成了……”

记不清楚那哥们儿最终成功没有,反正这招儿我是记住了。元旦那天站操场门口给谢云讲述童年和初恋,不知不觉足足半个小时的情感回眸时间。感觉谢云没显出厌烦的样子,便提议去西院儿长椅接着聊。坐在西院儿长椅上,谢云也不说话,就这么枯坐着。好在当时有景致可供观赏:那天晚上月亮又大又圆,就真的好像挂在旁边柳树的枯枝头上。远处是两幢十二层的教职工宿舍楼,望过去,星星点点的灯火在冬夜的流云下闪动。

“你看什么呢?都看呆了。”谢云问。“嗯,我特别喜欢仰望高楼民居的灯光,你看那两幢楼,每个窗口吧,都演绎着悲欢离合各不相同的故事,我最近就常想,我们的故事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

虽然那天没拉上手,但明显觉得和谢云的距离近了许多。她告诉我每天放学就回家,是因为要给弟弟做饭,她的父母是国家公派到联合国任职的,常年不在国内,因此自己锻炼得已经是煎炒烹炸样样精通。

“咱学校好多人瞄着你呢!”

“知道啊,不过我告诉自己,决不能找个肤浅的男孩子。”

这话说得我颇感自得,仿佛自己就是极有内涵的那个白马王子,正驮着公主般的谢云。

我不记得第一次接吻是发生在第几次约会中,因为后来那段日子我

们几乎天天见面,不过有一个细节印象很深:在中山公园的水榭堂边,已经柔情蜜意的我们坐在桥廊上,天刚刚擦黑儿,我拉着谢云紧张得汗津津的手,慢慢吻向她的唇。眼眼即将触到,她突然推开我,说现在不行。

第二天放学送她回家,在昏暗的楼道里她告诉我,高二时曾经交了个男朋友,考上大学后就明确说不愿再联系了,可这一年的时间虽然没有见面,但前男友还是三不五时地往她家打电话,她觉得毕竟也是同学,所以也就只能应付。昨天从中山公园回家,她给前男友打了个电话,说自己有新男朋友了,不会做让新男朋友不高兴的事儿,所以以后别再联系了,再打电话她也不会接了……

“现在可以了!”说着,谢云闭着眼,微抬着下巴,小巧的嘴唇就叠映在我的唇前。

我说:“我爱你。”

谢云说:“我也是。”

我说:“我们一定是特别有缘,可能前世我就是羽扇纶巾文采翩然一介书生,你就是琴棋书画煎炒烹炸样样精通的大家闺秀,赶考前我俩在你家后花园私订终身,结果后来遇到战乱两相离散,直到今生才见。”

谢云笑着说:“那你不是翻过我家后花园的墙头儿啊。”

我说:“靠,摔死也得翻啊,要不能情定今生。”

谢云说:“那你遇到比我漂亮的其他大家闺秀怎么办?”

我说:“肯定有很多比你漂亮的,但我们是更有缘的。”

谢云说:“那如果我遇到了更有缘的呢?”

我说:“一定不会纠缠的,因为我深爱着你,只要你幸福,我什么都愿意。”谢云紧紧抱住了我。

五年后的春节,我们在分手的前

一天去人艺看话剧,名字已经记不得了,是个历史题材的正剧。之前的几个月,我已经察觉到谢云对我渐渐冷淡,可实在不知道询问什么表白什么,只能被动地让关系惯性持续。

“这么美的夜色,不吻我一下么?”看完演出,走到美术馆大街上,谢云突然停住脚步。我探身吻去,吻到她清冷的泪滴。可惜那天心绪混乱,没顾得上去看当时的月亮和西院儿长椅上看到的那轮有什么不同,只是知道肯定有月亮,因为在她家门口分手时我曾问她:今天月亮的脸不是悄悄变了呢?

第二天,她约我到家门口的饭馆,说遇到了更有缘的人。

“无法挽回了么?”“还记得你第一次吻我时说过的话么?”谢云表情决绝。我笑了,凝望着她。

在河边人家见面后,回忆过去时,谢云的话很少,只是静静地微笑着倾听,偶尔询问一些细节。当提到两次印象颇深的接吻场景,她则很技巧地出言阻止继续描述。分手时我问十年之后再见面有什么感受,她说都老了。我说十年时间当然岁月无情。

“不只是人,心也老了。”谢云的话很有些意味深长。

目送她走进大院儿之后,我掏出烟点上,站了许久,然后转身慢慢向万寿路地铁站走去,就像十年前的很多日子一样。

路上拨通了盛斌的电话,告诉他谢云见面的场景:“见完了,是的,吃了个饭,也没说什么,就是瞎聊吧。得了吧,没那么浪漫。不多说了,就是告诉你一声,谢谢你帮我找电话。呵呵,那我不假客气了。”

一路上我回忆着今天和谢云的交谈。嗯,我们谈了过去,谈了许多曾经的故事,都是关于过去。我没问她的现在,也没问她的将来。

## 为了生孩子,管桐平级调回来

5

围城内外

叶莹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28岁这一年,顾小影最怕听到的便是热心人问“有消息了吗”——可是求子这回事,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也是这一年,段斐和许莘开始一次又一次地相亲。

终于,想怀孕的顾小影怀孕了;许莘恋爱了,可这时她才知道,最难征服的其实是自己心底对于“围城”的恐惧;历尽沧桑的段斐也终于找到依靠,可是一个离过婚、带孩子的女人,想要被一个新的家庭认可,究竟有多难?

## [上期回顾]

五一前夕,顾小影调休了,攒了几天假期赶去和管桐相会。但工作劳累再加上思想压力,却让管桐突然不行了。

就这样,七天假期结束了,管桐到底还是没有完成顾小影期待中的任务:因为从那天以后,他一直都是那种状态……

回省城的长途车上,顾小影半睡半醒间想起了管利明的指责、爸妈的期待和周围人貌似好心但实际上压力重重的关怀,再想到现实情况……忍不住,眼眶就湿润了。

可是,负担一个无从辩白的秘密,显然比想象中累多了。

顾妈罗心萍打电话来的时候是晚上,还直奔主题:“你们完成任务没有?”“啊——”顾小影惨叫,“你们要逼死我啊!”“谁逼你了?”罗心萍恨铁不成钢,“你们怎么这么自私啊,只想着自己玩,你不看看生孩子晚对孩子也不公平啊,身体素质受影响不说,将来就业压力也大!”

“不会吧,还没生出来就琢磨就业,”顾小影很无语,但当务之急是先找理由应付眼前新一轮的轰炸,“妈,我们总得等到各方面准备都做好以后才能下手。”

“你们还要做什么准备?”罗心萍纳闷了,“你们有房子,虽然旧点,但省委宿舍的大环境还是不错的;工作也比较稳定,虽然管桐离得远点,但是当年我生你的时候你爸也在挂职啊;年龄也挺合适,今年二十八,生出来二十九,身体素质应该也没问题……”

身体素质……顾小影苦笑,她要怎么告诉顾妈?

数日后,管桐从原单位省委办公厅的领导家走出来,去看望自己以前的顶头上司,主要也是为了谈下一步是回省委还是继续留在地方工作的问题。

面对自己一直很欣赏的这个年轻人,领导也直言不讳:不久后要进行干部调整,如果管桐愿意回来,厅里很欢迎。只可惜,按照管桐的表

现,留在地方上还有希望换个县长,解决正处级实职,若回办公厅,则只能按副处级平级调动。

领导言语间颇有惋惜,但因为这个结果早在管桐意料之中,所以也不觉得多么遗憾或是委屈。反倒是一个人的时候,只要想起顾小影,便会有心疼的滋味慢慢浮上管桐心头,这种内疚的情绪也在管桐进了家门,一抬头看见满桌子热饭热菜后膨胀到了最大:有人在等自己,在给自己做一桌子饭菜,这就是“家”的感觉!这么温暖的感觉,他怎么会想要拒绝?看着厨房里那个忙进忙出的身影,管桐也悄悄下了回来的决心。

然而,吃着晚饭他才发现,食物好像……都很有特点?

凉菜是拌猪肝,热菜是韭菜炒肉和葱炖猪蹄,粥是山药莲子粥……管桐一手端着米饭碗,一手拿着筷子僵在半空中,大脑很费劲地转了几转,扭头看顾小影,艰难地问:“老婆,你这些菜做的……不怕上火?”

顾小影正在喝汤,拨冗抬头看了看桌上的饭菜,看着管桐答:“怎么会呢?都是健康食品。”

“是挺健康的,”管桐点点头,表情很委屈,“这也太健康了……老婆,你也不怕补大了?”

顾小影笑出声,还没等说话就见管桐悲愤地控诉:“你还不直接给我吃壮阳药!”

为了给自己正名,当天晚上管桐就决心发愤图强——但是没想到,还没等他压到顾小影身上,那点昭然若揭的念头已经被识破,就见顾小影一边推推他,一边不解风情地说:“老公,你忍忍,攒着啊,过几天再用!”

听到这句话,管桐的那点热情顷刻间就好像一个被戳破的肥皂泡一样,“噗”地便碎了……

六月,管桐接到机关任命,将结

束其在蒲荫的工作,回省委办公厅综合室担任副主任。

顾小影乐坏了:不仅仅是生孩子的事情终于变得靠谱起来,更重要的是,她终于不用再过那种孤独的、提心吊胆的生活。

这种好情绪一直延续到管桐回机关报到后。

因为本来就是从省委办公厅派出去的干部,所以熟门熟路,管桐在最短时间内便找回了工作状态:报到第一天晚上,加班到九点;第二天晚上,加班到十点;第三天晚上,加班到十点半……直到周末两天还在加班的时候,顾小影怒了!

偏偏还有人火上浇油。

下午管利明打电话来,先问顾小影最近好吗、管桐好吗,没寒暄上两句就直奔主题:“我听管桐打电话回来说他不在蒲荫干了?回了省城你们就抓紧生孩子吧,现在也不用拿两地分居当理由啦!”

顾小影听见这句话就火冒三丈:什么叫“拿两地分居当理由”?怎么听着跟自己不想要孩子却找借口一样?敢情我不发威你们都集体拿我当病猫是吧?!

顾小影气得手都哆嗦了,磨着牙说了句:“爸,等管桐回来我让他给你打电话吧。他加班,我急着出门,挂了啊!”

也没听管利明在那边还持之以恒地絮叨,顾小影“啪”地挂了电话,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气得鼓鼓的。闷了半分钟,顾小影拿起电话往家里拨号码,响了声就被顾妈接起来:“喂,是我姑娘吗?”接着又听见电话那边传来顾爸的声音:“你问她不想吃虾,我找人给她带点过去。”

顾小影再度感慨地想:看吧,自己的爹妈就是好,怎么看怎么好。便抢着答:“跟我爸说,我最近不想吃虾,让他别忙活了。等放暑假我回家

慢慢吃。”

没想到顾妈的反应无比敏捷:“暑假你要回委?你回来干什么,管桐不是回来委了?”

“回了等于没回!”顾小影这下可打开了牢骚婆子,急忙倒苦水。

顾妈把这话传给顾爸听,顾爸手持报纸抬头,从眼镜上方瞥顾妈一眼,“让她暑假别回来了,在家老老实实待着。管桐都累成那样了,她回来算什么?再说写材料也不是365天都写,闲着没事的时候抓紧生孩子,等我退休了就带我外孙子去海边钓鱼。”

顾妈原样复述一遍给顾小影听,顾小影不以为然:“你让我爸别幻想了。他一钓鱼就专心致志,到时候再忘了看孩子,万一我们家宝贝儿掉到海里怎么办?”

顾妈乐不可支地又给顾爸当传声筒,顾爸干脆放下报纸接过话筒:“怎么可能掉到海里呢,不是有那种用来拴小狗的链子?买一条拴孩子腰上,另一头找个地方拴牢了,他想往海里跳都跳不下去!”

顾小影的心情终于大好,忍不住笑出声。正当她一个人傻笑着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居然传来插钥匙开门的声音,管桐回家了!

顾小影几乎是飞奔到门口,喜滋滋地说:“你晚上想吃什么?我就去做饭。”

“别做了,难得今天下班早,我带你去看电影,在外面吃吧。”管桐放下包,看着顾小影说。

“真的?!”顾小影乐疯了。

于是那天晚上,顾小影就一直都像谈恋爱那会儿似的,自内而外焕发着幸福的光芒,她挽着管桐的胳膊,觉得自己的脖子都比以往挺直!

只可惜,好气氛在晚上睡觉前被破坏殆尽。